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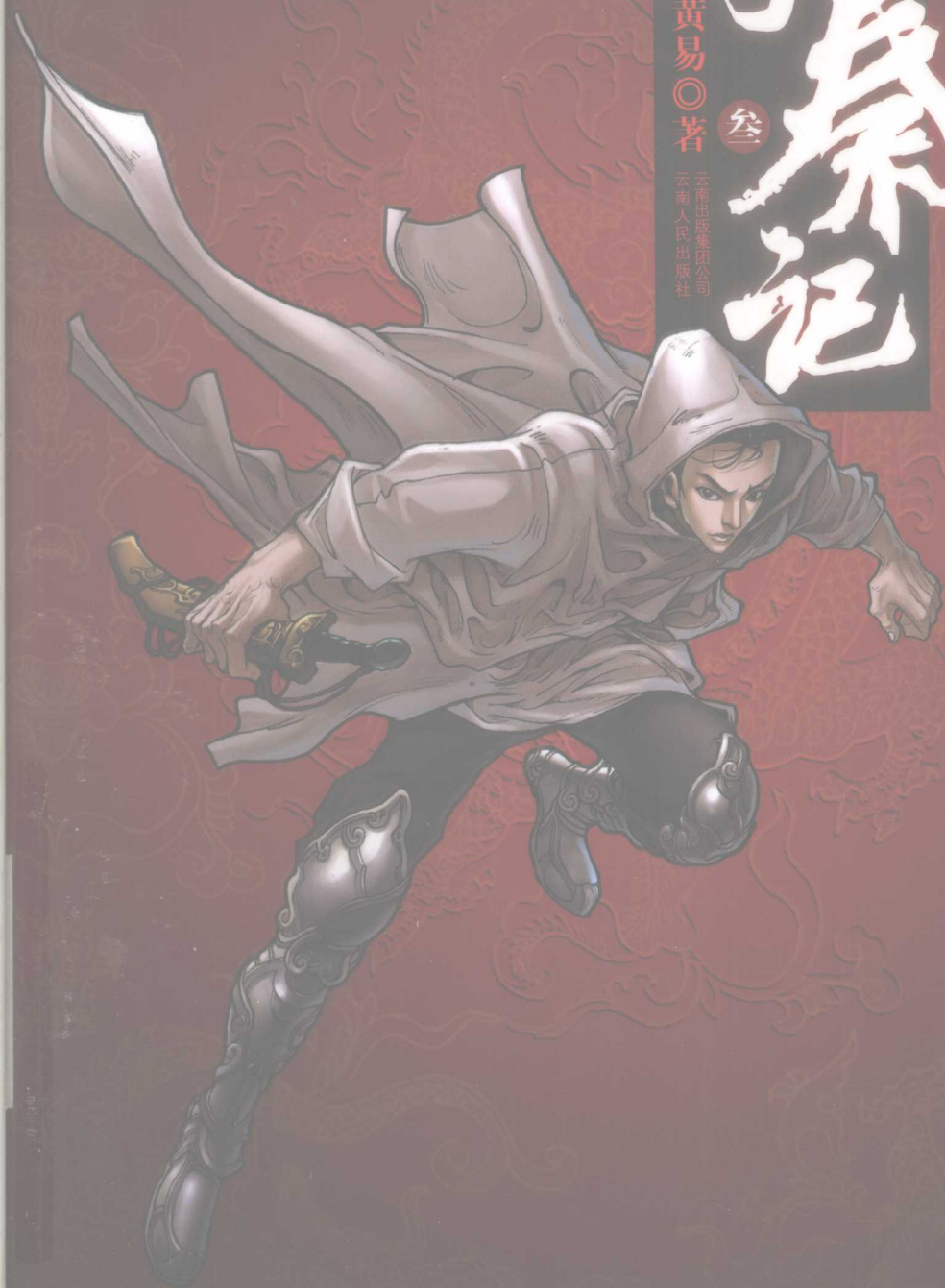
寻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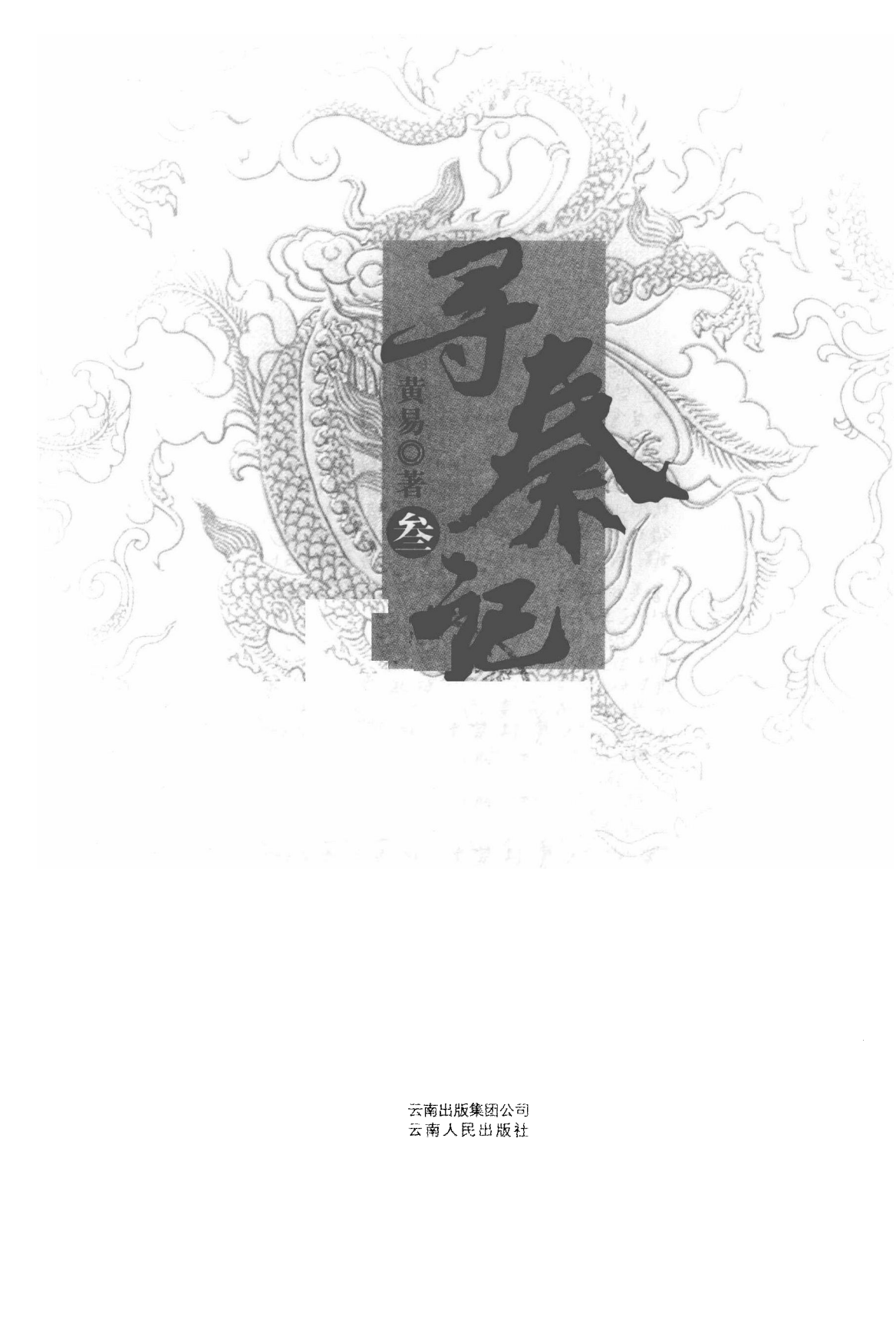
黄易◎著

叁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黄易精品】





寻秦记

黄易◎著

叁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秦记.叁 / 黄易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5929-0

I. 寻...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70167号

寻秦记 叁

黄易 著

策 划: 英特颂

责任编辑: 周 琼

责任编辑: 崔 洋

特约编辑: 余 红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开本	1/16 680×980
印张	19.75
字数	320千字
版次	200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5929-0
定价	26.00元

序

從《破壞虛空》到《新神記》，二十多年來的苦與樂，真的是一言難盡。在《破壞虛空》前，我從來沒有寫小說的衝動。中學會考前的十年時代，生活平穩單調，打破苦悶的唯一辦法，就是躲在家中臥青武俠。母親認為我是沉溺書本，無可救藥。只有自己明白，在那個不受時代局限的書海天地裡，我得到了沒法從現實或課本中得到的啟發。無限地擴展了我的視野和生括。接著是國定會考的最難點，比平時考人更難，但終於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績。

於香港大學的十年間，武俠小說陷入低潮，但這種情緒的作品，直至八十年代下半段出了《破壞虛空》，才對武俠的熱情又燃了。只是轉了創作者和讀者的身分，但那時仍太港，還當不起歌的作者。一天，清早起來跟著劉兄往山上跑，當抵達臨海可俯瞰浪濤的山頭，一艘海輪正拐彎駛進港口。這一切是遠離塵囂的寧靜涼爽，另一切是繁喧的城市。如果我不再乘海輪往那海上班，會是怎樣的滋味？就是這樣我寫了《離職信》。

由離信到今天剛好是二十年，適逢聯作在大陸整理出版，不由想起舊事。今次的結集，全賴上海東時順圖書的袁杰偉先生和他的團隊籌謀策劃，還幸是讀者們的支持，謝謝！

✿

19.2.2009

序

从《破碎虚空》到《封神记》，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真的是一言难尽。在《破碎虚空》前，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生活平凡单调，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无可救药。只有我自己明白，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无限地开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

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武侠小说陷入低潮，我遂移情科幻作品，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破碎虚空》，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只是掉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一天，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

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不由想起旧事。今次的结集，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谢谢！

黄 易

2009.2.18



目录

第一章 城守之位 001

第七章 滔天之恨 159

第二章 处处逢源 032

第八章 君恩深重 183

第三章 错综复杂 058

第九章 秦王归天 211

第四章 成败关键 086

第十章 都骑统领 237

第五章 大功告成 110

第十一章 相府晚宴 263

第六章 出使六国 136

第十二章 秦女刁蛮 286

第一章 城守之位

项少龙尚未有机会转身回府，雅夫人的车队与韩闯交错而过，驶进其宅前广场上。项少龙暗叹一口气，迎了上去亲自为她拉开车门。

赵雅淡淡看他两眼，柔声道：“可以起来走动了么？”

项少龙陪她登阶入府，活动手脚道：“再不爬起来，闷也要闷出病来。”

赵雅笑道：“你的身子比龙阳君好多了，到现在他还赖在榻上，看来没有十天八天，休想复原过来。”接着压低声音问道：“韩闯来找你干吗？”

项少龙不想让她撞上善柔姐妹，领她往外宅的东轩走去，漫不经心地道：“哪会有什么好事？这好色的家伙看上鄙人那对孪生姐妹花，想借去风流快活，被我回绝了。哼！他不高兴又如何，我董某人最不喜欢这种调调。”

这话真真假假，“真的”当然是韩闯确有此意，“假的”则是这并非韩闯来找他的主要原因。赵雅哪能分辨，释然点头，还低骂韩闯两句。项少龙暗叫惭愧，认真来说，他并不比韩闯好多少，因为田氏姐妹是他从赵穆处接收过来的，区别在于田氏姐妹是心甘情愿地跟从他。

赵雅忽地挽起他手臂，从侧门穿出轩外的园林，往园心的池塘走去，



低声问道：“你和赵穆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何他对你特别照顾？今早又匆匆前来找你？”

项少龙心中一惊，知道赵雅仍是为王兄效力，一耸肩道：“你问我，我去问谁？本人也无须向任何人解释为何某某人对我特别好，又或对我特别不好！我董匡管他的娘。”

两人走到池边，赵雅拉他坐下来，笑着道：“人家很爱看你生气的样子，像个撒野的孩子。”

项少龙没好气地看她一眼，其实心底暗惊，以赵雅的仔细，他和赵穆的眉来眼去自是瞒她不过，只不知她有没有把情况告诉孝成王。

赵雅小鸟依人般靠着他，皱起鼻子道：“唔！你还是浑身药味，非常刺鼻。”

项少龙不悦地道：“没人叫你要黏着我。”

赵雅花枝乱颤般笑起来，甚感愉快。

项少龙奇怪地问道：“你的旧情人闯进城来行凶，你还像很有闲情逸致的样子，算他娘的怎么一回事？”

赵雅随手摘下石旁矮树上的一片尚未落下的黄叶，送至鼻端嗅着道：“这片叶子比你香多了。”

项少龙一呆道：“你不是在听我说话吗？”

赵雅双眸向他瞟来，白他一眼道：“你的嗓子既特别又充满性格，人家想不听都不行。”“扑哧”笑着道：“董马痴原来也像其他人那样，以为是项少龙来杀人放火。不过不知者不罪，你既然不明白邯郸的情况，只好像盲人般瞎猜。”

项少龙心中暗笑，表面则大为惊讶道：“难道不是项少龙吗？那谁与乐乘有如此深仇大恨，非置他于死地不可？”

赵雅贴得更紧，诱人的酥胸大半压在他的手臂上，随手把黄叶抛进池里，仰望天上明月，柔声道：“杀人一定要有仇恨吗？想知道是谁有可能杀死乐乘的话，得先告诉我赵穆今早来找你说过什么？唉！你难道不知道人家关心你？”

项少龙苦笑道：“你真的对我那么好？我看是怕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为你截不住项少龙吧！”

赵雅脸一红，微嗔说道：“算是两样都有好嘛！够坦白吧？快告诉我。”

项少龙见她神态娇美可人，勾起以前相处时打情骂俏的甜蜜回忆，一

时呆起来。

赵雅敛起笑容，叹道：“你总是独行独断，不理别人，不知现在邯郸危机四伏，一不小心，就是诛家灭族的大祸，赵雅也保你不住，还要使性子。”

项少龙装作无奈地道：“他根本没有什么机密，只是来向我询问楚国的情况。我看巨鹿侯颇有点儿心事，当时我还猜他是被你那神出鬼没的旧情人吓怕了。”

赵雅沉吟片刻，幽幽一叹道：“这事本不应告诉你，但人家怕你受到赵穆牵连，故不得不说出来。”

项少龙心中大喜，知道自己所料不错，乐乘果然是条两头蛇，在赵穆和孝成王间左右逢源，所以两方面均以为行凶者是对方。

赵雅凑到他耳旁道：“乐乘之死，赵穆的嫌疑最大。”

项少龙装作大吃一惊，失声道：“什么？”

赵雅道：“你知道这点就够了，别再追问究竟。唉！赵穆真蠢，以己算人，走错了这步棋，王兄对他仅余的一点儿顾念已不翼而飞，否则王兄仍会把事情拖拉下去的。”

项少龙皱眉道：“大王为何不立即把赵穆抓起来？”

赵雅冷哼一声道：“你知不知道乐乘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杀的？二百多人，在不足半盏热茶的时间内非死即伤，赵穆的手下还没有这种本事，所以定是有人在背后为他撑腰。而且没有真凭实据，仍不可轻举妄动。王兄虽很想把廉颇或李牧召回来，但这却正中行凶者的奸计。唉！我也在为王兄为难呢。”

项少龙暗叫我的天，原来田单无辜地被卷进事件里，说不定李园也难以幸免，乐乘之死，确是影响甚广。想到这点，项少龙故作愕然道：“看来明天我还是到牧场去，可以远离这是非之地，以后专心养马，空闲时抱抱女人，快快乐乐过了这一生了事。”

赵雅娇嗔道：“那人家怎么办呢？”

项少龙奇怪地问道：“你还是你，我还我，夫人的事与鄙人有何相干？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像老天爷开恩般漏他娘的一句半句过来，我才不稀罕呢！若非念在你挨挨碰碰时颇舒服，早把你轰出去，还来问董某什么人家怎么办？”

赵雅不但不生气，还笑得差点儿晕过去，按着小腹辛苦地道：“你完成承诺了吗？只懂怨人家，唉！和你一起光阴过得真快，只恨我还要入宫

见王兄，待会儿人家来陪你好吗？”

项少龙苦笑道：“你若想我身上大小七处伤口迸裂流血，尽管来找我吧！这叫舍血陪玉人。”

赵雅嗔道：“你总有借口拒绝人家，赵雅很惹你厌吗？”

项少龙伸手解衣，晒然道：“不信你查验一下，顺便看看董某的真正本钱。”

赵雅浪笑着把他拉起来，叫道：“你这人呢！没有半点儿羞耻之心，不和你瞎缠，送人家到门外好吗？”

项少龙和她手牵手回到东轩，穿过回廊，往外宅走去。赵雅心情出奇的舒畅，竟哼起项少龙以前听惯的悦耳小调。

项少龙忍不住问道：“夫人今夜为何兴致特高？”

赵雅忽地容色一黯，垂头不语，直到走出门外，登上马车，掀帘隔窗召他回来轻轻道：“项少龙走后，人家曾多次想过寻死，但却觉得太便宜赵穆，而且也想为少龙多做点儿事，现在成功在望，你说人家应不应开怀？”

项少龙对赵雅的恶感再减三分，心内百感交集，脱口而出道：“若赵穆死了，你又怎样呢？”

赵雅的脸忽地被烧红，含情脉脉地看着他道：“本来还不知道，现在却晓得自己终找到了取代项少龙的人，其他人都不行，这么说董大人明白吗？”

帘子放下，隔断项少龙的目光。直到马车去远，他仍呆立在广场，别有一番难以言述的滋味儿。回到内宅，厅堂里只剩下善柔和荆俊，前者正兴致勃勃地研究摊开在方几上的地图，后者频打呵欠，只是苦于无法脱身。

项少龙奇怪地问道：“她们呢？”

善柔不耐烦地道：“谁知道你是不是舍得回来，我把她们赶回去睡觉了。”

荆俊苦着脸道：“我又不像大姐般睡足一整天，为何不顺便赶我去睡觉呢？”

善柔一手把地图卷起来，瞪他一眼道：“你的脚长在我身上吗？自己不会回房你怪谁去？”

荆俊失声道：“刚才我说要去睡觉，是谁拉着我看地图的。”

善柔自知理亏，猛地推荆俊一把，娇喝道：“快滚！现在有人陪



我。”

荆俊摇头苦笑，向项少龙投来同情的眼光，一溜烟般逃出内堂。

项少龙抛开赵雅的事，坐到善柔对面，道：“给我看看你画了些什么鬼东西出来。”

善柔正要再把地图摊开，闻言收到背后，杏目圆瞪道：“你再说一遍！”

项少龙退让道：“好姐姐！请给鄙人欣赏一下你呕心沥血的杰作好吗？”

善柔化嗔为喜，把帛图摊在几面，喃喃说道：“呕心沥血？你这人最懂夸大其词。”

项少龙定神一看，立被吸引。

这张邯郸城内外一带的地理形势图，极为精细，虽赶不上二十一世纪借助空中摄影绘画的行军图，已是非常难得，想不到善柔有此本领，这也是一个出色刺客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善柔见他全神贯注，欣然指手画脚，解释起来。项少龙听得不住地点头，默默地记在心里。

到善柔说得小嘴都累了之时，外面传来三更的报时声。

项少龙伸个懒腰，打着呵欠道：“今晚陪我睡觉吗？”

善柔脸一红，横他一眼，珍而重之地收起帛图，摇头道：“我现在没有半丝睡意，你自己回房睡个饱吧！致致在我房里，倘若欢喜就把我这个把你看得比老天爷还大的妹子抱走。”

项少龙故作漫不经心地道：“你睡不睡悉随尊便！”往寝室走去。

善柔跳起来，叉腰道：“喂！”

项少龙心中好笑，停步而不转身，背对着她道：“善小姐有何指教？”

善柔道：“你究竟肯不肯助我们姐妹对付田单？”

项少龙扭转虎躯，把手递向她道：“来！到我的睡榻上好好商量。”

善柔左右脸颊各飞起一朵红云，令这别具风格的美女更是明艳照人，狠狠盯他一会儿，跺脚道：“去便去吧！若你只是骗人家，我一刀子捅死你。”

项少龙笑着走过去，拉起她柔软温热的小手，凯旋回房去了。踏入房门，善柔猛力一挣，把纤手从他的手掌里抽回来，转身欲走。

项少龙一个闪身，拦住去路，惊讶道：“不是说好了吗？”

善柔脸红如火，小手按到他胸膛上，以免撞进他怀内去，摇头道：“不！不成！”这才收回玉手，站直娇躯，垂头避开他图谋不轨的灼人目光。

项少龙大感刺激，哈哈笑道：“你又不是没有和我在榻上厮混过，有什么不成的呢？”

善柔猛摇头，赧然道：“不！我知道此次是不同的。”

项少龙见她仍不敢看自己，失笑道：“原来凶霸如虎的柔姐竟也有害怕得羞答答的动人时刻！”

善柔勉强仰起满泛红霞的粉脸，一触他的眼神，又吓得垂下去，跺脚娇嗔道：“你让不让路？”

项少龙伸手解她的襟结，淡淡地道：“你欢喜就动刀子吧！”

善柔被他的手摸上来，不要说动刀子，连站直娇躯都吃力异常，颤声道：“啊！饶过我好吗？”

对方熟练的手，已解开她上衣的扣子，襟头敞开来，露出雪白的内衣和隐见乳沟的襟口。善柔整个人抖颤起来，闭上双眸，呼吸急速，诱人的酥胸剧烈起伏。项少龙把她内衣襟口再往左右拉开，滑至肩膀停下来，使她那道剑伤和一大截粉嫩丰满、洁白如雪的胸脯和刀削般的香肩，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他眼前。

项少龙左手按着她赤裸的肩膀，腾出右手以指尖轻触那道剑痕，爱怜地道：“是不是仍很痛呢？”

善柔随他指尖划过像吃惊的小鸟般颤抖着，“啊”一声张开小嘴，呻吟道：“当然痛。你……噢！项少龙！你在欺负人家。”

项少龙把手移上，抓紧她另一边肩膀，俯头吻在她的剑痕上。善柔哪还支撑得住，发出可令任何男人心动神摇的呻吟。项少龙顺手脱掉她的下裳，将她拦腰抱起，往卧榻走去。善柔两手无力地缠上他的脖子，把俏脸埋在他肩头，剧烈地喘息。当项少龙揭帐登榻，她才恢复点气力，从他怀里滚下来，躲到卧榻靠墙的内沿去。项少龙欲火狂升，逼了过去，探手去脱她的亵衣，想起那晚和她纠缠后，她下摆敞开，美腿毕露的迷人景象，心内便像燃起一团永不熄灭的野火。在善柔象征式的推拒下，平日刁蛮凶霸的美女只剩下一件单薄的雪白内衣和香艳的短内裤。善柔忽地清醒，死命拉住襟口，以免春光尽泄，对方的手已抚上她浑圆结实的美腿。

善柔秀眸无力地白他一眼，颤声求道：“项少龙啊！不能这样的，你连门都未关好呢！”

项少龙啼笑皆非，遍抚她一对玉腿，爬起榻来，笑着道：“我还以为大姐你天不怕地不怕，原来竟怕一道没有关上的房门，我顺你意思如何？”

当他重回帐内，善柔坐起来，狠狠地瞪着他。

项少龙嘻嘻一笑，坐到她身前，膝腿交碰，俯前道：“柔柔你忘记带匕首了。”

善柔“扑哧”失笑，娇媚地横他一眼，没好气道：“即使有刀在手又如何呢？区区一把匕首，可以阻止你这色鬼吗？”

项少龙肆无忌惮地探手过去，从襟口滑进去骚扰，啧啧赞道：“你不但是一流的刺客，还是一流的天生尤物。”

善柔一对秀眸迸出情火，两手无力地按住他的肩膀，娇喘道：“你放肆够了吗？”

项少龙大感雄风赧赧，充满征服难驯美女的快意，反问道：“柔姐又够了吗？”

善柔哪还睁得开眼来，忽地回手隔衣紧抓住他作恶的大掌，急急喘息道：“你停一停好吗？”

项少龙还是首次听到她以哀求的语气和自己说话，让右手留在最战略性的要塞，暂停活动，笑着道：“又怎么了？”

善柔勉力撑起眼帘，盯着他撒娇道：“人家早说过你今晚要图谋不轨，你看现在弄得人家成什么样子？”

项少龙故作奇怪地问道：“成什么样子？当然是最诱人可爱的样子。”

又再揉捏不休。

善柔全无抵抗之力，随他的动作抖颤呻吟，求道：“让人家再说几句话好吗？”

项少龙得意洋洋暂止干戈，以征服者的雄姿道：“这时候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应该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事。”

善柔娇羞不胜，垂首点头道：“正因为知道，所以想和你这大坏蛋做个商量。”

项少龙奇怪地问道：“两军交战，一方败北，除屈服投诚外，还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善柔大嚷道：“谁要投降，你只是小战得利，人家……”

项少龙更感乐趣盎然，收回右手，笑着道：“噢！我差点儿忘记你仍

有土地没有被占领，京城尚未失守。”

当他的手沿腿而上，善柔羞急下恢复力气，一个翻滚，脱出他的魔爪，从他身旁滚至外档榻沿处，娇笑道：“不要过来，否则我立即溜到房外去。”

项少龙毫无追赶之意，好整以暇地转身后移，靠贴着墙舒服地伸展长腿，指头一勾道：“夫人乖乖地给我过来。”

衣衫不整、钗横鬓乱、春光大泄的善柔叉腰嗔道：“不！”

见到项少龙胸有成竹地饱餐自己的无限胜景，又软化下来，可怜兮兮地道：“除非你答应不再侵犯人家。”

项少龙没好气地道：“在这个时代有哪一场仗是刚尝甜头，却忽然退兵呢？善柔你已经长大成人，应该知道今晚有些事是无可避免的。”

善柔幽幽地瞟他一眼，然后认命似的移到他身旁，学他般挨墙而坐，伸展一对美腿，出奇的柔顺道：“你该心知肚明，从人家要扮你的夫人开始，善柔便拿定主意从你。但你也要体谅人家嘛！我一向看不起男人的自高自大，最不服气是像我们女儿家天生出来便是供他们淫辱欺压，动辄施虐，唉！我不敢再说。”

项少龙心叫惭愧，原来善柔有着这个时代其他女性想也不敢看的看法，伸手搂她香肩，凑过去封上香唇，温柔地让双方默享那会使男女销魂的接触，善柔情意绵绵地反应。分开嘴唇，项少龙把她的脸移向自己，看她柔情似水的双眸道：“我会尊重柔柔的想法，今晚到此为止，你睡在我这里，我自己找地方睡觉好了。”

善柔发呆半晌，幽幽地道：“你要找致致还是田家姐妹？”

项少龙道：“我不想弄醒她们，不是还有间空房子吗？我到哪里去好了。”

善柔有点儿感动地道：“想不到世上有你这种男人，处处为别人设想，好吧，我们一起到那里去。”

项少龙愕然道：“一起去？”

善柔恢复平日刁蛮的样子，一嘟小嘴道：“待会儿你对人家作恶完毕，立即给本姑娘滚回这里睡觉。事后绝不准对任何人提起，更休想我会像致致般对你千依百顺，除非是我主动要你，否则再不得对我无礼。”

项少龙一呆道：“这是不是叫掩耳盗铃？”

这次轮到善柔发怔道：“什么是掩耳盗铃？”

项少龙解释道：“偷铃的贼，自己掩上耳朵，听不到逃走时铃摇的声



音，以为别人也听不见，这不正像小姐现在的行径吗？”

善柔笑得弯起蛮腰，嗔道：“那怎么相同？这里并没有供人掩耳的铃声。”

项少龙笑道：“柔姑娘似乎忘掉自己懂得呻吟呢。”

善柔大窘，恶兮兮地大力拉他跨下榻去，狠狠地道：“走，快天亮了。”

项少龙忍俊不禁地捧腹狂笑道：“柔柔你忘了榻上地下，都有你盗铃的衣衫物证。”

善柔本想发恶，接着和他笑作一团，辛苦地从各处捡起衣物，面红耳赤地拉着他往空房里摸去。

两颗剧烈跳动的心，在恬静的深夜，就像铃声般使他们感到全世界的人在聆听、回味，登时泛起做贼偷情般的刺激滋味。

次日清晨，初尝禁果的善柔果然尊重言诺，若无其事地和赵致到花园练剑，荆俊惦记那美丽村女，天刚亮便赶回牧场去，剩下田贞、田凤陪项少龙用早膳。

乌果此时进来道：“平山侯使人传来口信，请三爷午后时分到他的行馆去。”

项少龙心念一动，立想他做城守的不是韩闯而是晶王后自己，否则韩闯哪能这么容易约到赵国的第一夫人。细想一想，合情合理。现在邯郸诸将，分别隶属不同派系，只有他还没有与各大派系扯上关系，若被封城守，自然对晶王后生出知遇之心。异日孝成王归天，晶王后成为掌权的母后，他项少龙立成她最有力的心腹大将。但她为何会看上自己呢？

乌果见他沉吟不语，不敢打扰，正要退下，被项少龙召回问道：“外面的情况如何？”

乌果恭立禀告道：“平静多了，但街头各处仍有赵兵截查行人，孝成王贴出通告，不准居民收留任何陌生人住宿，所有旅馆均被赵兵定时盘查。”

田贞、田凤对乌果很有好感，见他毕恭毕敬的样子，不住地偷笑，乌果每当项少龙看不见，也对两女挤眉弄眼，逗得两女更是开心。

项少龙忽道：“乌果！”

乌果吓了一跳，连忙应是。

项少龙道：“你给我找人通知纪才女，说我黄昏时会正式去拜会她，希望能和她一起用晚膳。”

乌果领命而去。赵致和善柔香汗淋漓地回来，坐到项少龙两旁，田氏姐妹忙起来侍候。

项少龙想起善柔昨晚动人的肉体、狂野的诱人美态，心中一甜道：“你们不要先洗个澡吗？”

善柔不置可否，赵致却兴高采烈道：“饿得要命！”边吃边道：“柔姐今天的步法慢了很多，我也跟得上。”

项少龙自然明白步法转慢的原因，差点儿把口内的馒头喷出来。善柔粉脸通红，狠狠在几底扭项少龙的大腿一把。赵致先是一呆，继而似有所悟，脸也红起来，垂首默默吃东西。气氛尴尬之极。

项少龙心中好笑，在几底各摸两女一把，拍拍肚子站起来，道：“我要出外走走，活动一下筋骨。”

赵致“啊”一声叫起来道：“等等人家！我差点儿忘记师傅嘱我带你到武馆去。”

项少龙叹道：“真的要去吗？”

赵致左右手各拿一个馒头，笑着道：“当然！唔，人家要去澡房。”

项少龙笑着道：“这是不是一个邀请呢？”

赵致脸飞红，横他一眼道：“你的脚又不是长在我身上，谁管得着你到哪里去？”甜甜一笑，再送上媚眼，这才去了。

项少龙向低头大嚼的善柔道：“我们等姐姐来！”

善柔大嗔，一脚猛扫过来。

项少龙大笑闪开道：“好柔柔，还以为自己的脚法像昨晚般厉害，缠得我差点儿没命吗？”

善柔气得七窍生烟，取起一个馒头照脸面掷来。项少龙潇洒从容地一手接过，顺便咬了一口，若有所思道：“怎么也比不上柔大姐好吃。”

在善柔疯虎般跳起来前，他早继赵致之后，溜进了澡房里。

那天早上在武士行会度过，赵霸问起“龙善”，项少龙推说到牧场去了。

赵致指导行会里的五十多名女兵在教场操练，赵霸把项少龙拉到一旁，亲切地道：“昨晚大王把我召进宫里，问起你的事。”

项少龙愕然道：“什么事？”

赵霸低声道：“主要是关于你和贵仆龙善那天力挫李园的经过，我当然是赞不绝口啦！”

项少龙连忙道谢，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地嘀咕着。孝成或者还没有那种

精明能察觉出他的可疑之处，但郭开却是个狡猾多智的人，说不定会对他们这批牧马大军生出疑心。当然孝成王可能只是想给他安排一个适合的职位，所以向赵国的总教练做出探询。听赵霸的口气，孝成似还问了他另外一些事，待会儿要让赵致打听一下。为了众人的安危，确须好好地笼络赵雅，好探查郭开的诡计和阴谋，横竖赵雅曾骗过他，他骗一回她，荡女也只好认命。吃过午饭，项少龙把赵致留在行会，独自往韩闾住处走去。

邯郸的气氛大致恢复平静，行人显著减少，不时碰到巡城的士兵，看见他无不施礼致敬，比以前当禁卫官更威风。韩闾行馆四周刁斗森严，布满赵兵，项少龙推测是晶王后比他早来一步。她为何如此积极地笼络自己？可见她有所图谋，急需一个亲信为她抓紧邯郸城的军权，而他这新来者最适合。记起席间晶王后与赵雅的不和，进一步想到若晶王后推荐其他人，赵雅定会反对，假如推荐他董马痴嘛，赵雅或会持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经通报后，韩闾到大厅欢迎他，先把他引进侧厅，神色凝重地道：“待会儿小心点说话，我的王姐非常精明，说错半句，你这城守之职便完蛋。”

项少龙忍不住问道：“晶王后这样与我见面，岂非人尽皆知？”

韩闾道：“此回我来邯郸，另有任务，是把敝国的七公主护送来与太子举行大婚，晶王后借口探她，该不会引起别人怀疑。”

项少龙心中恍然大悟，此次政治婚姻，必是从晶王后一手促成的，可见六国里赵人与韩人特别亲近。趁此机会，项少龙问起合纵一事，韩闾苦恼地道：“还不是田单和李园借燕国的事大造文章，两人互相勾结，把我们三晋视为比秦人更危险的威胁。我和姬重有点儿怀疑偷袭你和龙阳君的主使者是他们两人，既要杀死龙阳君，也想把你除掉。”

项少龙心中一惊，事实上经赵雅提醒，他对初时猜测偷袭者乃信陵君的人的信心已开始动摇。虽说田单想笼络他，但那只是另一种“除掉”他项少龙的方法。在这个时代，不能用者干脆杀掉，免得便宜别人。

有人来报，晶王后可以见他。项少龙随韩闾穿过两重天井，经过一座大花园，在内轩里见到赵国的第一夫人。施礼后，晶王后向韩闾打个眼色，后者和婢仆侍卫全都退出去，剩下两人对几而坐。华裳美饰的衬托下，赵国之后更是雍容华贵，艳色照人。项少龙暗拿她与平原夫人比较，确是各擅胜场，难分轩輊。

晶王后目光灼灼地打量他，淡淡地道：“董先生知不知道本后今天为